



走在戰慄大地

◎ 郭濟航

自一九九一年接觸慈濟至今，從隨緣參與到全心投入，從四大志業到大腳印的伸延，每一個過程，每一個曾經，讓我深深體會「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」的理念，然而「捨己為人」在我的觀念裏，是捨棄了時間、金錢甚至犧牲小我成就他人。在力行菩薩道時，則有感「甘願眾生得離苦，不為自己求安樂」的精神。所謂菩薩道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我的考驗終於來了……



TZU CHI FOUNDATION



一切從隨師行開始

九月初一，檳城分會及北馬一行十四位師兄，回到台灣本會「取經」，跟隨著上人的腳步到台灣全省分會。

猶記得那天，上人聆聽來自科索沃、北朝鮮及土耳其的匯報後，輕嘆國際間的災難何其多？人手不足，該派誰前去？

眼看上人承受的壓



（攝影／李彥學）



力，身為弟子的我要如何承擔？

當時心裏盤算著：「科索沃長年內戰，遍地布滿地雷；北朝鮮小朋友的挨餓、缺少禦寒的衣物；土耳其的大地震，處處是隨時可倒的危樓……，還是到北朝鮮去好了，至少沒有生命的危險。」我自告奮勇地舉起手，告訴上人，我要到北朝鮮，上人深看我一眼，淡然地說：「你去土耳其。」

十八日的清晨，在佛堂裏向佛像頂禮，心裏默禱：不求減輕負擔，但求增加力量。

一早，我們就到台北分會，對要攜

帶的物品做最後的確認。每一位在台北分會上班的同仁，抑或是師兄、師姊，見到面即又握手又拍肩地給予我們鼓勵與祝福。我們都清楚每一個問候、每一個關懷，都代表了一分支持、一分力量，更賦予一分使命。

到了目的地……

飛機終於落在伊斯坦堡。前往旅館途中，一路上盡是災民在路旁搭起的帳棚，看到如此情景，心一直開朗不起來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安頓好一切後，即開始商討援助事宜。過程中，我學習到一貫援助的原則：首先以災民的切身需要為第一考量，再依現實上的考量做調整，最後才是經費的考量。因慈濟的每一塊錢都是用「心」募來的，所以珍惜每一個人的愛心就是真正的尊重。

台灣大地震！

當地時間晚上九點四十分，台灣來了一通電話，此刻台灣該是凌晨兩點四十分，到底發生什麼事？

只聽胡光中大哥（土耳其台商）急

促而大聲地說：「台灣地震！很大的地震！」

此刻讓人真正深刻體會，平常都認為理所當然的「平安」，竟是如斯珍貴。

或許是巧合，到了半夜，土耳其也天搖地動，好多居民都湧到街上。那一夜，我覺到地震的可怕。

到了嚴重的災區

二十八日，開始進入災區，只見到處都是斷垣殘壁和堆積如山的垃圾，空氣間瀰漫著令人作嘔的腐臭味。看到此



情此景，我才真正體會到家破人亡的痛楚。

全城原有七萬七千人口，六千人往生，傷者有一萬多人，房子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倒塌了。

在發放現場，災民看到有車子轉來救濟的物品，都爭先恐後擁上來。人群一直圍繞著我們，一雙雙惶恐、無助、祈求的眼神，透露著失去親人的悲慟：「……，真讓我們不知該如何幫助他們。我想：我們會盡力、會用心，其他就交給上天吧！」

一段小插曲

有一位小男孩，赤著上身推著嬰兒車，他臉上一片茫然、失措，並帶著懷疑、怯生生的神色。也許大慟後，他心裏依然恐懼。

這時，人群開始擁上來圍繞著他，大家七嘴八舌地。混亂中，嚇壞的小男孩，拋下手推車的嬰兒，拔足狂奔。

在那一剎那，我捕捉到男孩臉上受創、自卑的表情。此時，我深刻地體會到上人常叮嚀的「用心」與「尊重」——

TZU CHI FOUNDATION

——在付出的當下，須用心去瞭解別人的需要與感受。

回到檳城！

甫一結束土耳其的階段性工作回到馬來西亞，空氣中熟悉的氣息，讓我複雜的心情沈靜了不少。

知道大家已為台灣大地震進行一連串的勸募工作，辛苦了整整一個月；知道有人放下手中工作全心參與；知道有人忙得連爸爸病倒了也沒有時間回家探望；知道有人捐出自己幾個月的薪水：

：太多太多的感動，我一直有想哭的衝動。

祈福晚會當晚，雷雨交加，卻阻擋不了大家的愛心，遠從吉蘭丹、吉打、玻璃市及雙溪大年的師兄姊也來參與。心燈點燃的那一刻，大家心念一致祈願天下無災、願亡者靈安、願生者心安。

從沒想到我這一生會置個人生死於度外，全心投入救人救心的工作，但在生命的轉折處，我已有了決定，如果還有來生，我仍會依上人為師；如果還有來生，我仍會力行慈濟菩薩道；如果還有來生，我仍會選各位為我的法親。

TZU CHI FOUNDATION